我的追憶專欄(45)著名學者有信必回

李家同

 我從前是校長的時候，如果寫信給別人，幾乎都會收到回信的。現在我寫十封信，最多只有一封回信。可是我想起胡適的事情，有一次，一位在南部賣燒餅的人寫信給胡適，和他討論一些有關歷史考證的事情。胡適不但立刻回信，而且希望他來台北，好讓他講清楚這個問題。這位先生帶了燒餅去和胡適見面，兩人相談甚歡，胡適當場吃了燒餅，也仔細地解釋了他對那個問題的看法。這件事上了報，也使我當時就感到佩服。胡適當年是中研院院長，可是任何人寫信給他，聽說他都一定會回信的。

 我本人在高中時，有一次必須要搞清楚一個歷史上的問題，有人告訴我，應該去找黎東方教授。我就寫了信去，沒有想到他立刻回信，願意和我這個高中生談話。我記得我在晚上去了黎教授的家，黎教授的家在台北往新店的路上，我坐了公車，找到了黎教授家。黎教授家的客廳裡到處都是書，他和藹可親地解釋了我的疑問。

 回想起來，當時的大咖學者有立刻回信的習慣，絕對不是因為他們在做公關，而是因為他沒有看扁小人物。我當時是一個高中生，對大學教授都是非常敬畏的。我相信真正的學者其實是相當謙虛的，因為他如果不謙虛，就會自滿，那他的學問就會有限。

 遺憾的是，肯回信的學者越來越少了。我仍然會寫信給一些教授，但已經不期望有回信了，只希望他們至少打開信封看一下我的信。有時我在想，說不定信封被打開的機會都沒有。